

潔斯凱外傳：全新的方向 (The Unknown Way)

原作：Michael Yichao

譯者：南極熊

一隻雀鷹在飛越過科黎山脈的鮮紅色山峰上空時，發出了刺耳的叫聲。柔軟的羽毛和鋒利的翅膀划過了雲海，在灰白色的畫布上添加一筆自信的筆劃。在雲的下方，互相混雜、交織在一起的棕色和綠色條紋，讓稻田與村莊融為一體，直到變成了後方科黎山修道院那引人注目的鮮豔紅色和橙色。尖銳的寶塔在高大的石塔上直指天際，自原本就高聳的山頂延伸而上。



這隻鷹飛過修道院的場地上方，在避掉一頭正在飛升而上的守護龍的同時，再次發出不滿的尖叫声。跟隨著它繼續的飛行，其下方廣闊的人類建築逐漸被遠處火山口的自然形成的地貌所取代。岩漿冷卻後所形成的銳利黑曜石在火山口湖的清澈藍色水面上呈現出壯麗的弧線，波光粼粼的倒影在午後的陽光下翩翩起舞著。

突然間，雀鷹發出了一聲尖鳴聲，隨即俯衝了下來，爪子和眼睛緊盯著獵物。而在它俯衝向下的期間，差一點就撞上了在其中一個黑曜石平台上以蓮花座姿盤膝而坐的人類。他正在靜靜地冥想著，他的呼吸是如此地平穩，以至於連飛鷹都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對於那隻鷹發出的尖叫聲，那人毫無反應。他對下方水花飛濺的聲音、魚鱗扭動的聲音、以及生命瀕死前最後的喘息掙扎到最終結束都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反應。阿山不為周遭的一切所影響，呼吸保持在穩定的頻率，隨著他進一步將注意力向內集中到內心裏，周遭的聲音逐漸消散至無聲。

吸氣流入體內。

阿山的眼瞼隨著他胸膛的膨脹而開始顫動著，長袍的粗糙布料輕輕地摩擦著他的皮膚。一滴汗水流過他剃光了的頭頂，穿過了額頭，在漫長的旅程後最後停留在他的眼角邊。然而，阿山無視了這一切。

空氣在肺部中運轉。法力穿過第二道法門。

阿山以流暢的動作從冥想姿勢中，模仿著龍優雅的姿態舒展開身姿。當他站立起身時，他身體的中心平穩地流轉移動著，穩定的節奏顯飾著已練習過無數次。

四肢如利爪般撕裂空氣。

阿山將雙手繃緊成龍爪狀，移動的動作現在透過他伸展的雙臂轉換成慵懶的弧線，每個步驟的身體形態早已深深地嵌在他的肌肉記憶之中。

釋放自我。呼出氣息，召喚火焰！

阿山猛的睜大眼睛，大聲喊出一聲「喝！」，他的手臂猛力向前伸出，緊繃的龍爪手撕破了空氣。

他身體的動作及形態堪稱完美。

但沒有火焰出現。

阿山沮喪地哼了一聲，繼續回到了打坐冥想的姿勢。他可以感覺到法力像蒸發的汗水一般從他的皮膚上消散而去，甚至連這種武術形態應該能引發出的神秘火焰的一星點「火花」都沒有。

再來一次。

阿山開始用鼻子吸氣。

吸氣流入體內。

他努力集中注意力，清空心中的雜念。

但在他的腦海裡，他卻看到了她的臉。

空氣在肺部中運轉。

那個鐵木爾氏族戰士的愚蠢笑容，她的存在自身對她所來拜訪的潔斯凱修道院就是一種侮辱。

法力穿過第二道法門。

她向修道院發出挑戰時所說的話在阿山的記憶中迴盪著。「派出你們最有前途的弟子來，」她說道。

四肢如——

他因為被長老為此選中而感到自豪，他渴望能教導這傲慢的流浪者何為謙卑。

利爪般撕裂空氣，

整個修道院的所有人都在觀看著，庭院裏期盼的氛圍簡直在空氣中劈啪作響。當他在場地裏與戰士對峙時，同門弟子對他的尊重、科黎山修道院的榮譽都被放到了勝負的天秤上。

釋放自我。呼出氣息，

戰鬥，一擊結束！

……但卻並非是以想像中的方式結束的。

召喚火焰！

阿山仰躺著，茫然地望著藍天，想了解為何雲朵能翻騰成如此多種令人眼花撩亂的圖案。

召喚——火焰！

現場一片寂靜，只有迴盪在耳朵裏的嗡嗡聲。

他被打敗了。

他就只是個失敗者。

召喚……火焰……

鮮明無比的記憶與眼前的現實重疊在一起，由於過於急切的爪擊姿勢使阿山失去了平衡。他發現自己正無助地揮舞著雙手，有那麼一瞬間，他以為自己可以恢復平衡……但他腳趾上的重心卻又稍微地傾斜多了一點點。然後他就這麼身形一斜，跌落入下面藍色的湖水之中，以腹部著地，濺起了不小的水花。

阿山在冰冷的藍色湖水中，艱難地用四肢不體面地劃動著，在浮出水面後，他大口大口地喘著氣。

「不錯的姿勢啊，阿山。」

阿山轉過頭時，臉上湧起一絲尷尬神情。但當他看到岸邊那張迎接他的笑臉時，他感到如釋重負。

「魯！」阿山雙腿用力一踢，前空翻躍出水面，然後用雙腳停在水面上，他的布鞋保持著平衡在水面上滑動著。阿山熟練地將法力輕易地引導到他的雙腳上，在湖面上輕盈的彈跳了幾次，然後跳過去抱住他的犬人朋友。

魯大笑著把阿山推開。「雲步術由你來施展看起來仍然還是那麼的簡單啊？」

阿山搖了搖頭。「看看村裡跑得最快的孩子說的什麼話。你的速度讓我的雲步術看起來像是綁了鉛球一樣。」

魯聳聳肩，一臉和善。「這段記憶顯然被懷念和謙卑感所扭曲了。畢竟，我們之中只有一個人現在是尊貴的科黎山修道院僧侶。」

阿山呻吟道。「我現在不想要談論這個。」

「談論什麼？」

「沒錯。」阿山環顧四周，想要轉移話題。「是什麼風把你帶到湖邊來的？」

「家裡的牛需要喝點水。」魯平靜地如實回答道。

「拍拍需要喝水。」阿山向河岸遠處望去，那裡確實有一頭牛。

「拍拍去年冬天就過世了。那是乖乖。」

阿山停頓了一下。「對不起。」

「在修道院待了幾年，他就忘記了農場生活是怎樣的了，」魯開玩笑說道。「季節流逝，動物生死——這只是自然的規律。」

阿山翻了個白眼，開始擰乾濕透的長袍袖子。「不過跟據我對你的了解，魯，你八成哭了三個晚上。」

「哦，是的，理所當然了，」魯回答道。「拍拍對我來說就如同整個世界一樣重要。」

阿山搖了搖頭。「你明知道離村莊較近的地方就有更容易供牛飲水的地方。而且路也不那麼的危險。」

魯聳了聳肩。「是的，」他回答道，「我想好像是有的。」

兩人靜靜地站了一會兒，凝視著湖面，附近傳來的響亮的舔水聲打斷了他們的思緒。

「最近好不好？村子裡的情況怎麼樣？」阿山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顯得漫不經心地。

「相當好，」魯回答道，一隻爪子搔著尖耳後面。「你的父母託我向你問好。他們告訴我如果碰到你，要告訴你，他們為你感到非常驕傲。」

「我希望他們別這麼做，」阿山抱怨道。「我現在真的不需要更多的壓力了。」「哦，不，我有這麼支持我的父母，我的生活真是太艱難了。」魯調侃道。當他看到朋友臉上憂鬱深沉的表情時，他開玩笑的語氣頓時凝固了。「嘿。發生了什麼事嗎？」

阿山轉身，開始朝他之前用來冥想的位置走去。「沒有什麼事。」

「你的眉頭上佈滿了憂慮的烏雲，我的朋友。」魯在他身後喊道。「甚至連湖水的氣味也無法掩蓋住飄盪在空氣中的低沉氣息。」

「平時遲鈍的狗鼻子倒是很靈敏啊，」阿山抱怨道。

魯反駁道，「渾身濕成落湯雞的和尚還挺伶牙俐齒的嘛。」

阿山怒視著他的朋友，魯也交叉著雙臂，反瞪了回去。

慢慢地，阿山臉上的怒容變成了奸詐頑皮的笑容。「哦，你以為只因為你身上是乾的就比我更好了是嗎？」

魯的回答就是往阿山的臉上潑了一臉的水。

阿山轉身慌亂地追了上去，但魯充分利用了他的先發優勢，雙腳像一隻翩翩起舞的蜻蜓一樣落在湖面上，隨著他在水面上跳躍的每一步，都留下一圈圈完美的圓形漣漪。儘管阿山盡了最大的努力，他還是無法抓住他的朋友，也沒有辦法用水潑到他。每當他靠近時，犬人總是有會辦法衝刺躲開，然後用優美的水柱反擊，並且都總是能擊中目標。

「你作弊！」當阿山再次被水濺到時，他大聲的笑了出來。

「不，我只是贏了而已，」魯躲到了一塊黑曜石後面喊道。

當阿山的目光順著黑曜石的壁面看上去時，一個想法浮現在他腦海中。他把手伸入水中，擴散出魔法力，使手心周圍產生一股氣流旋渦。加速的風流將水推向他，形成一股旋轉的氣旋。阿山快速地攀爬到頭頂上方的岩石上，身後跟著一陣洶湧的水流。從上方看下去，他看見魯站在水面上，小心翼翼地將頭探出下方柱子的邊緣查看周圍，絲毫沒有察覺到他的意圖。



阿山輕哼了一聲，將那股騰空的水流拉到身前，盤旋著的空氣拖動一整股的水流傾瀉向魯的身影上。「抓到你了！」隨著大水傾瀉而下，阿山興奮地喊道。

隨著一聲驚訝的尖叫聲，以及一陣水的撞擊聲。阿山咧嘴一笑，為自己的勝利感到高興。

但他臉上的笑容隨著漸漸平靜下來的水面中沒有出現魯的蹤跡時，也慢慢地消失了。

阿山跌跌撞撞地從岩石平台上衝了下去，鵝卵石和石塊也跟著在他身邊滾落。「魯？魯！」可仍然是什麼動靜都沒有，也沒有回應，只有波浪拍打著黑曜石湖岸的聲音。阿山來到了湖岸邊，目光首先掃視著水底下的深處，然後環顧周遭，擔憂感油然而生，但還是沒有任何動靜。

「魯——」阿山剛朝湖面上走出幾步，一雙手就從湖面底下冒出來，抓住了阿山的腳踝，把他給拉了下去。當阿山在這一天第二次又落下水裏時，他發出了一聲不體面的尖叫聲。在當他發現那是魯所造成時，他從驚訝變成了惱怒，然後又變成了滑稽有趣，因為魯的深灰色毛髮在水裏面像個毛球般蓬鬆地飄散開來，鼻子裡因為止不住地笑意正不停地漏出一串串的小氣泡。

兩人朝湖面遊了上去，一前一後地浮現出水面。在兩人遊回岸邊的其間，水花聲和喊叫聲在黑曜石岩石上迴盪。魯爬上一塊平坦的石頭，阿山緊跟在後，兩人仰躺下望著上方蔚藍的天空，試著回復呼吸的速度。

在一旁，乖乖毫無表情的用訴說著「無聊」兩字的眼神看著他們。

「你變得更快了，」阿山說道。

「你確定你剛才沒有故意放慢速度嗎？」魯反問道。

「……不，」阿山坐起來回答道。

魯等了一會兒，輕輕地喘著氣，而阿山則凝視著深處的湖心。「那麼，」在又經過片刻的沉默之後，魯首先開口說道，「你想談談是什麼讓你情緒如此低落嗎？或者你還想用更多隱晦的自嘲來迴避這個話題？」

「我搞砸了，」阿山脫口而出。

「怎麼說？」

「我讓整個修道院失望了，我讓同門弟子蒙羞，還讓潔斯凱名聲掃地。」

魯搖了搖頭。「這……聽起來像是個很有深度的故事。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阿山的故事從他自己的口中緩緩流出，語氣混雜著溢於言表的沮喪和憤怒。講述了那位路過科黎山修道院的鐵木爾流浪者的故事，關於他被選出代表同梯弟子出任比賽的機會，關於那場充滿了恥辱的戰敗。魯只是靜靜地聽著，直到他的朋友說到精疲力竭為止。他嘆了一口氣，站起來伸了個懶腰，然後抖掉了那些仍沾在身上的水滴。

「在我看來，你並沒有讓整個修道院失望，」魯最後說道。

「你沒在聽嗎——」

「並且你沒有給你的同門弟子帶來了羞辱，」魯繼續說道。阿山才剛要再次開口抗議，但魯舉起了一隻手。「雖然聽起來你確實是在同門弟子面前丟臉了。但道並不只光是打鬥比武而已。」

阿山嘲笑道。「當然，當然。但是當道引領你與敵對氏族進行武術比試時，很難去斷定說這僅僅是一場武術的較量。」

「但這是要對上一位鐵木爾戰士。你說是一個流浪者，對吧？而且她是要求與修道院的弟子切磋？」魯聳了聳肩。「聽起來相對於比試的勝敗，她對武術風格的交流更感興趣。」

阿山沮喪地搖了搖頭。「那是你沒親耳聽到她開口是怎麼說的。她問的方式明顯不是為了交換技術，而是自信地覺得自己更高人一等。」

魯把頭歪向了一旁。「比賽開始前你不也覺得自己是更勝一籌的嗎？對一位戰士來說，有著無比的自信心是必要的，不是嗎？」

阿山站了起來，開始踱步。在他的身後，乖乖的目光一直跟隨著他移動。「你曲解了我的意思。」

「我只是在反饋我所聽到的內容而已。」

「對於一個不敢加入修道院的農場孩子來說，你的行為顯然是非常地明智。」這些話從阿山的嘴裡嘶啞地說出來的，魯嘆了一口氣，站了起來。

「啊，我們又再次地回到這個話題上。」

阿山搖了搖頭，臉上露出一絲怒容。「世界已經改變了。魯，我們見證了龍王時代的終結。當科黎山的長老們邀請我們二人去修道院學習時，那是命運在召喚我們二人。去加入一座提倡自由教導的修道院，不用再受困於歐祝泰傳統的束縛！但你拒絕了。」

一聲低沉且沮喪的咆哮，彷彿是從魯的胸口傳出的一般。「你把機會和命運混為一談了，阿山。」他朝山上修道院的方向揮了揮手。「對你來說，加入修道院是正確的選擇。但對我來說，留在村子里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正確的選擇。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找到自己前方的道路，你的道是當僧侶和戰士，而我的道則是當個農民。」

「你太強大了，不要把你的技術能力都浪費在農耕上面！」阿山大喊道。「潔斯凱需要你！你的雲步術比和我一起訓練過的任何弟子都還要快。」

「這是我們在農場種植水稻時磨練出來的技巧。」魯回答道。「而且也很好地達成了這個目的。你真的覺得你父母的生活是毫無意義的嗎？你認為修道院吃的食物是誰種的？」魯一拳捶在自己的胸口上。「我也在為潔斯凱服務，阿山。」他的拳頭放鬆開來，變成了張開的爪子。「我對我們的分道揚鑣同樣感到惋惜，但我相信我們已經各自走在我們應該走的道上。」

阿山變得結結巴巴，他接下來本來要說的話被打亂了。「你、我——這不是問題的重點。」

魯嘆了一口氣。「是的，這當然不是。」

阿山用力踢向一塊鵝卵石。兩人一起看著它彈跳著躍過湖面。「長老們選中我為技術最好的弟子，但我卻讓他們所有人都失望了。所以，我想——如果我學會了最後的這個武式，我就能再次證明自己的價值。」阿山迅速的在各個姿勢中隨意地擺動手臂。「釋放自我。呼出氣息。召喚火焰——只是我仍無法召喚出哪怕是一丁點的火花。」

他盤坐著，雙手覆蓋在垂下的臉上。「我知道這聽起來很愚蠢，但我必須要取回我的榮譽。我必須學會這最後一個武式，然後我必須向那位來自鐵木爾的對手再次發起挑戰，我必須要贏。」

魯坐在阿山身邊，將肩膀靠在僧侶的肩膀上，安慰著他。他開口說道。「如果那個武式的其中一個步驟是釋放自我，那麼你說了很多與那個要求互相矛盾的‘我必須要這樣做’。」

阿山張開了嘴想回答，卻發現自己想不出什麼好的反駁。

「你也提到了你的榮譽，但光是一場比試的敗負並不會損害到你的榮譽或別人對你的尊重，」魯繼續說道。「道的教義告訴我們，我們可以失敗，但仍無損其光榮。你的導師或長老們有曾表示過他們因你的表現而感到羞辱嗎？還是這只是你一直以來都在作的事情，一廂情願的以別人預期之上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那不是——我沒有——」阿山再次結結巴巴地說道。

魯咧嘴一笑，輕輕給了阿山一記頭槌。「啊。看來你的確是這麼做了。」

阿山嘆了口氣，把頭靠在魯的肩上。「我一直都很想念你，魯。」

他原本以為魯會退開，但是他卻沒有。有一小會兒，阿山只是專注在聆聽著朋友的呼吸起伏，午後的陽光慢慢地曬乾了他們衣服上最後的濕氣。

最後，魯站了起來，轉向阿山，舉起雙手擺出練武時的起手姿勢。「好吧，」他說道。

阿山眨了眨眼。「好吧什麼？」

「展示那個武式給我看。」魯示意地向阿山招了招手。「你在掉進水裏之前一直搞砸的那個。放下你的自我和你的職責，換你來教我吧。」

阿山臉上露出笑容，他向前走了幾步，手腕與魯的手腕相碰，準備開始練習。

艾文悠閒地沿著山道緩緩向下走去，步伐如同現在的心情一樣輕盈。她這次旅行的成果頗豐，過去這幾天接待她的潔斯凱僧侶們讓她受益匪淺。儘管氏族裡的許多人都警告過她，有些潔斯凱人會表現出冷漠、孤傲的態度，但她發現，她所遇到的大多數潔斯凱長老都很謙遜、隨和。團結起所有氏族的想法曾經感覺不過是一個天真的笑話，但現在看來……好吧，即使眼下看來仍是不太可能的，但至少還是有希望的。這一個月亮週期過得十分的充實。

艾文的心情因為眼前突然的發現變得更加愉快了，路邊的一棵果樹吸引了她的注意。已經完全成熟的美味柿子懸掛在樹枝上，沐浴在午後的陽光下。她從樹枝上摘下一個，大口咬下，一陣甜味在她的舌頭上跳動著，汁液從她的嘴角滿溢出來。

「停下來，戰士。」

艾文聞聲轉過身去。在她身後，出現了一個映襯在夕陽下的身影。她一邊又柿汁四濺的咬了一大口美味的柿子，一邊環顧著四周，想確認他是否是在跟其他的人說話。

「你——鐵木爾的流浪者。」

艾文轉過身，眯著眼睛看著伸出手指向她的那個陰影。「喔！是我！你好，旅行者！」她用握著柿子的那隻手向那道身影揮了揮。然後，又像是想到了的問了一句，「要來顆柿子嗎？」

「我——不，謝謝你。」那道身影聽起來有些慌亂。

「你確定？他們很甜很可口的，」艾文說道。她吃完了手裡的那顆，然後又伸手摘了兩顆。「你想要的話，我可以扔一個過去給你——或者如果你也是要往這邊走的話，我們可以一起分著吃，旅行者。」

「我不是旅行者，而且——那些柿子也不是你的！」那個身影的聲音略微提高了一些。

「它們不是野生的柿子嗎？」艾文疑惑的抓了抓頭。「附近有農場嗎？噢！是你的嗎？」她微微的鞠了個躬。「我很抱歉，柿子農！」

「不，他們不是——我不是柿子農！」那人影搖了搖頭。

「哦，那好吧，你想拿一個就拿一個吧——又或者不拿也可以。」艾文回答道。「畢竟，現在它是生長在自由的韃契的。」說完，她將兩個柿子放進隨身的包包裡，然後轉身沿著小路繼續往山下走去。

頭頂上傳來的布料沙沙聲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一個影子在她上方越過，輕輕地落在前方的地上，擋住了她的去路。

「你別想從我這裡逃脫——」

「哈！真是厲害！」艾文對眼前的年輕人讚歎地點了點頭。「雲步術是嗎？」她快速地看了他一眼。「光頭，帥氣的長袍，你是科黎山的弟子吧，你們做的包子最棒了，真不錯。」

「我——你認不出我了嗎？」她面前的這位僧侶看起來是真的被冒犯到了。

艾文一拍腦門。「哦，真該死。我很抱歉，過去這幾天我遇到了很多的僧侶。你們之中的許多人都是頂著光頭的模樣，所以實在是很難記住他們每個人的臉。」

「但是——我們比武過，」那僧侶悶悶不樂地說道。

「我跟很多人切磋過。」艾文一臉淡然的回答道。

「你——你打敗了我。」那僧侶又說道。

「我比很多人都要強。」艾文回答得更加平靜。「不過，我很高興那對你來說是個難忘的經歷！」

說罷，艾文便要再次開始下山了。

一隻手臂從旁伸出，橫擋在她的前方。艾文挑起眉毛，側過頭仔細打量著眼前這個粗魯的年輕僧侶，他也正態度堅決地瞪著她。

「我是科黎山修道院的阿山。我找到你，是想要求和你再比一場。」

「阿山……」艾文眉頭微皺，隨後爆發出驚呼。「你就是我第一天見到的那個弟子，對吧？」

阿山輕蔑地笑了。「原來你還記得我。」

「主要是名字起了很大的幫助。」艾文搖了搖頭。「但我不能給你再次比試的機會。」

「為什麼不呢？」阿山咬牙切齒的問到。

「因為我們之間的較量並不是一場公平的比試。」艾文回答道，輕輕地拂開阿山伸出的手臂。

阿山收回手掌握成了拳頭，轉過身將整個身體擋在了艾文的前面。「當時你侮辱了我，現在你拒絕了我，又再次侮辱了我！」

「孩子，我無意冒犯你，」艾文逐漸失去了耐心。「即便如此，你也沒有理由為此感到受傷及如此地敏感。」她眯起了眼睛。「出於對你的長老們熱情好客的尊重，不管這是什麼，我不會因此而生氣。但我誠懇地要求你讓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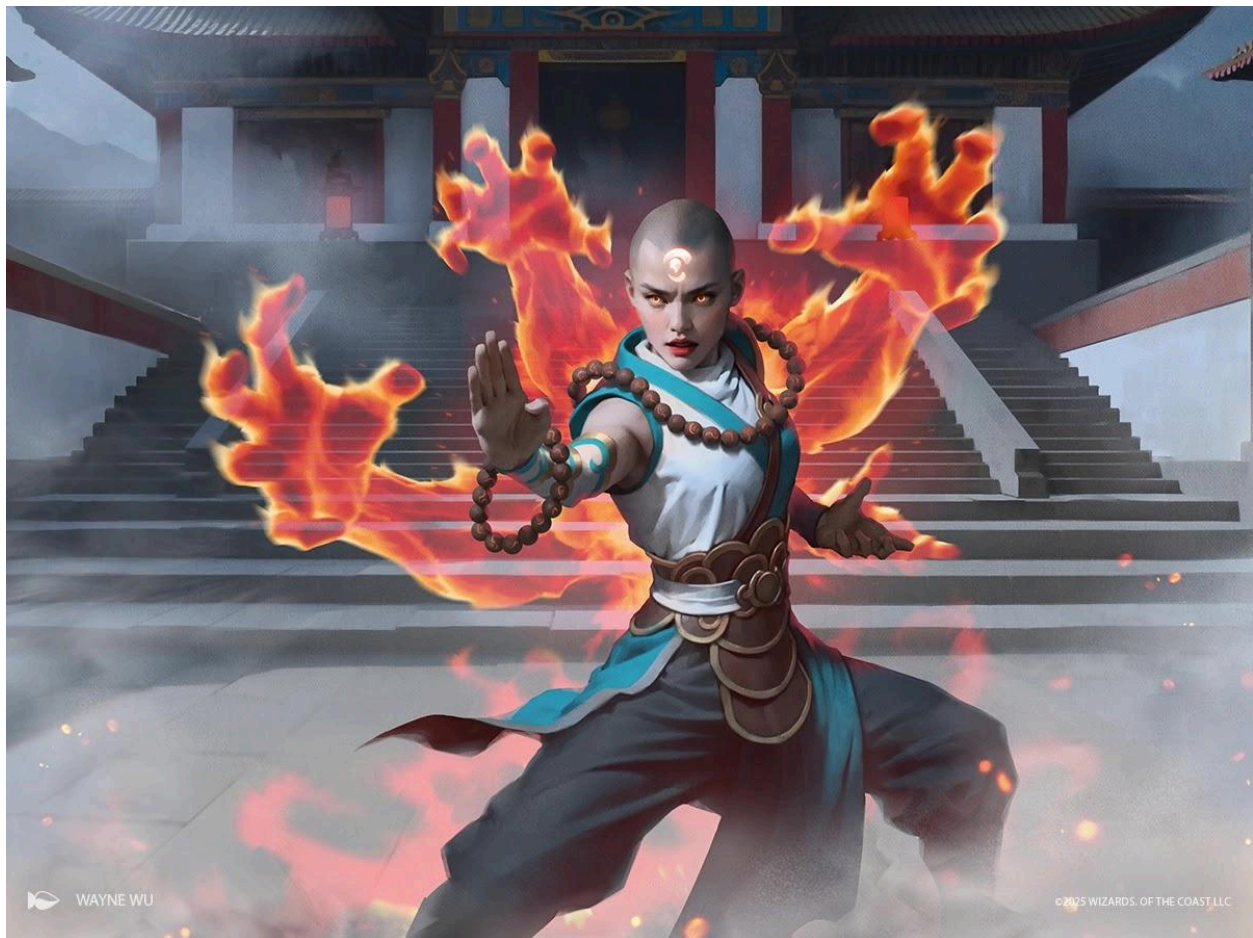
阿山站在她面前，凝視著她的眼睛，然後他慢慢地開始交叉雙臂。

於是，艾文趕緊地把他丟出了山道之外。

她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將一隻腳伸到阿山的小腿後方，同時雙掌落在他的胸口處，猛的用力一推，將阿山推出了懸崖的外面。她觀察著，確認他墜落的弧線會使他飛向她之前看到位於下方不遠處的帕佐莓灌木叢之中，以背部著地並發出令人滿意的「砰」的一聲。

艾文搖了搖頭，繼續沿著石板路往前走去。沒必要傷害這個小伙子，但說實話，那態度有夠不尊重……

背後突然升起的熱氣，讓艾文本能地向側邊踏出一步，恰恰好躲開了那一股幾乎點著了她旅行者斗篷上細毛流蘇的火焰。鐵木爾戰士轉過身來，看到阿山站在那裡，比成龍爪的雙手纏繞著正在燃燒的火焰。火光映照在艾文的盔甲上，在她的眼中閃爍著。



「有趣，」她說道。

「我不會被剝奪再次比試的權利！」阿山大喊道。

阿山滑行向前，踏著螺旋般的腳步移動著，一次接著一次地發動攻擊。艾文敏捷地躲開了每一擊，但是隨著每次躲過了一擊，火焰就跟著變大了一些。她沉思著，這男孩的這個武式確實是有些實力的。

阿山高跳了起來，雙手高舉，纏繞著火焰的龍爪抓向艾文的身體，他大叫道。「我會打敗你的。」

但艾文的速度還是比他更快。

她快速的伸出一隻手，抓住了阿山的脖子，驚訝感及措不及防的巨大力量使他喘不過氣來。然後，她就像對待一堆破布一樣，轟然一聲把他重重地摔在身後的石階地面上，他的骨頭和身下的石頭都因為撞擊力而破裂開來。

阿山躺在地上，不停得喘著氣。他的肋骨斷裂了，還不清楚多少根。他試圖強迫自己站起來，但即使是簡單的吸氣又讓他感到一陣劇痛襲來。

艾文站直了身子，甩了甩落在眼前的頭髮。「我是鐵木爾氏族薩尼眷族的長老艾文。」她換了個姿勢，阿山看到她腰際有一根巨大的骨頭和一柄閃閃發光的鋼劍。在這兩場戰鬥中她甚至連武器都沒有使用到……

艾文蹲下身子，將臉湊近阿莎姆。「我說你打不贏我們之間的比試，並不是針對你或潔斯凱人的自尊心，而是因為長老對上弟子之間的戰鬥本來就是不公平地。我只是好奇地想看看潔斯凱青年一代的實力，而那天你表現得非常好。」

「你——你……」阿山想說話，但他的呼吸依仍粗重。

艾文傾身更靠近了一些。

「你想要說什麼？」她問道。

「你——不可能比我大多少，」阿山勉強地擠出這句話。但大部分的聲音都是喘息聲，伴隨一點點的咕嚕聲。哦，不，那些是血泡嗎？

艾文哈哈大笑起來。「我接受了你的讚美，年輕的僧侶！你知道在北方的嚴寒中，要保持這種光澤健康的皮膚需要付出多少的努力嗎？」

她站了起來，低頭看著阿山。令他驚訝的是，她的表情既不是憤怒，也不是憐憫，而是尊重。「老實說，年輕的僧侶，傲慢正是你最大的弱點。顯然，你一定是在武術上取得了某種突破，才能用火焰龍爪的姿態向我發起挑戰，能在短短幾天內就能取得如此的進步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她環顧四周，然後秘密地低聲說道。「另外，我認為你還會因這事而再骨折很多次。」

聽到了這句極具震撼的讚美，讓阿瑟姆不由得感到一陣自豪，但隨後又感到羞愧。但她為什麼要這麼小聲說話，好像附近還有別人會聽到似的？而且為什麼他的眼前有這麼多的黑點？

「你會沒事的，阿山。我把你交給了可靠的人。」說罷，艾文又神秘地眨了眨眼睛，然後繼續沿著小路走了下去。阿山聽著她的腳步聲漸漸遠去，試圖要再看她一眼。但就連抬起頭來都是那麼的累人，休息一會兒這話此時聽起來感覺還挺不錯的樣子。

當黑暗籠罩住他時，他幾乎沒有注意到布鞋輕輕地朝他走來的聲音，沒有感覺到伸出來的爪子輕輕地放在他的額頭上。

阿山突然驚醒坐了起來。

他的眼睛花了一段時間才適應了房間裏的黑暗。空氣中瀰漫著一種熟悉的氣味，一種直到他的視力適應了周造的昏暗才弄清楚的氣味——梅花根，這是他的村子裡治療藥膏用的主要成分。

他回到家了。

他稍微挪動了一下身體但馬上就後悔了。他的胸口傳來一陣深入骨髓的痠痛感在隱隱作痛，十分難忍，他身下傳來了壓在竹蓆上熟悉的凹凸不平及涼爽感。

在床腳，他看到魯從椅子上驚醒般的坐了起來。

兩人對視了片刻。

然後兩人都大笑了起來。

「我——真是個傻瓜，」阿山說道。

「是的，」魯也同意了。

「你是怎麼……」

「在第一次能用那個武式製造出火焰的那一天，你的意圖就很明顯了。」魯站起身，把床腳的香換成一根新的。

阿山呻吟著道。「齊大師肯定很生氣……」

「我告訴修道院，你——呃——從山上摔了下來，」魯說道。「訓練過度。」

「真是尷尬，」阿山說道。

「大家立刻就相信了，」魯補充道。

「更尷尬了，」阿山糾正道。

「你的父母來看過你了，」魯再補充道。

「奇怪的是，對這我倒是沒覺得那麼尷尬。不過，我很遺憾讓他們看到我現在的這個樣子。」阿山說道。

「抬起你的手，我要給你換一下繃帶。」

阿山照做了，他咬著牙坐了起來，全程臉上都露出著痛苦的表情，然後看著魯慢慢解開自己胸前的布料。

當最後一片繃帶被取下來時，阿山驚嘆地看到遍布在他皮膚上各種的黑色和藍色。「結果有可能是更糟的，糟糕上許多，」魯說道。

「她肯定是手下留情了，」阿山承認。

「也許吧，不管怎樣，你還是很幸運的。」魯從附近的袋子裡取出一卷新布條。他打開一個陶罐，頓時一股刺鼻的藥膏氣味瀰漫在空氣中，他用小刷子開始將藥膏塗抹到繃帶上。

「不，我們至少已經確定了一點。我是個傻瓜。一個丟盡了臉的傻瓜，」阿山嘆了口氣。這一次，魯很客氣地沒有再說些什麼。

「謝謝你。還有——很抱歉，你說得對，我讓激情和自傲戰勝了我的理智。」

「舉起來，」魯說道。

當冰冷的藥膏接觸到受傷的皮膚時，阿山畏縮了一下。

「我想——我想我需要去拜訪其他修道院。」

魯翻了個白眼。「當然啦，你一直以來的解決辦法就是離開。」他說道。

「不，這次不是為了逃避，而是為了要拓寬我自身的訓練。科黎山教會了我很多東西，但顯然我仍需要努力拓寬我的視野——以及對世界和其他氏族更深入的理解。」

魯用力拉了一下繃帶，阿山的臉痛苦地皺了起來，痛的他從牙縫中吸氣。「所以你剛剛承認了。」魯說道。

阿山皺起眉頭。「承認什麼？」

「你當初加入修道院就只是為了逃避。」魯看著阿山的眼睛。阿山也注視著他的目光。

「是的，」阿山最終回答道。「我——確實在今天之前我無法承認這一點。」他繼續說道。「我很抱歉花了這麼長的時間。」

「因為你是個丟盡了臉的傻瓜。」魯回答道。「畢竟，我們已經先確定了傻瓜這一點。」

阿山微笑。「今天你救了我的命……」

「兩天前。」魯打斷他。

「兩天？道宗，幫幫我吧。」阿山難以置信地搖了搖頭，然後繼續說道。「你總是在背後支持著我。即使是當我在逃避自己的感受，逃避著我父母，甚至是在逃避自我的時候，你仍然支持著我。除了你自己的職責，還有你對家庭的責任，還要幫助我訓練，不專注於你自己的道。而我……」

魯傾身向前，柔軟的、溫和的，親吻了阿山。

當阿山也回吻他時，驚訝很快就變成了溫暖的幸福。

兩人分開後仍互相看著對方，這一刻持續了片刻，直到魯打破了現況。

「我應該處理掉這些繃帶。」他拿起那些換下來要丟棄的繃帶站了起來說道。「如果你要繼續在道的修行上前進，我們必須讓你恢復到能夠去旅行的狀態。」當魯走向門口時，阿山嘆了口氣，魯在那裏停了下來。

「當你回來時，我仍會在這裡的。」他說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阿山躺回床上，又嘆了一口氣。

房間裡充滿了溫暖而熟悉的焚香味。

外面高處，一隻雀鷹的鳴叫聲穿透陰雲密布的天空，展開雙翅飛向廣闊的韃契大地。

——外傳完——

原文連結：[Tarkir: Dragonstorm | Jeskai: The Unknown Way](#)